

## 安福秘史（二）

鸿隐生 编著 杨光辉 整理

### 安福图豫之阴谋

汴督赵倜动摇之说已非一日，以既非段系中人，而对于中央之命令亦不甚承受，如裁兵议起，其驻守河北之统领田作霖，实行预备裁汰兵额，而赵急去其兵权，调任总参议。段派闻之，立电缓颊，而赵之复电乃曰：田某不洽輿情，业经调省。又自其兼任省长以后，颇有不合民意之事，人民疾苦，无可呼吁，故数月以来汴督易人之声浪愈唱愈高。而吴光新久欲得一省之地盘，始谋陕，而陈树藩以段门生不能撤。继谋赣，而长江三督成一团体，又不能换，惟此摇摇不定之汴督差可下手，故至今年一月乃指定汴督，欲取赵而代之，而在安系一方亦至有益。盖河南一人彼派之手，则湘与皖连成一气，而直系之势危矣，故怂恿之尤不遗余力也。然近年督军视其地盘为固定的，中央欲摇动之，戛戛其难。赵倜自纷传调动以来，对省内、省外早为维持地盘之布置，故此讯一传，曹、张二督即有电来表示反对，此盖八省攻守同盟之效果也。然吴光新仍进行不已，而段氏亦力助吴，促汴督问题之解决。当某次阁议时，段氏即示意于靳、朱、曾诸阁员，河南督军、省长同时更调，以吴为汴督，以王印川为省长。靳固持重者，散会以后持两命令就总统取决。东海命先将省长发表，靳氏无以对段，遂宣言辞职矣。至东海一方，对于汴督之易人颇有坚持之态度，既以身为汴人，于赵氏方面较有联络，且赵之部

卒，即姜桂题之部卒，素信不叛己者，故早有河南为徐氏势力范围之说。然最近之坚持，则另有动力在，曹锟曾有密电致徐，谓从前湖南战后，段氏既以湘督昇张敬尧，致湘省风潮至今未息，今又为其亲戚谋地位，而使秩序完全之河南生战争之危险，宁能服天下之心？如吴、赵果有争持，则我将助赵。东海慑于危险之势，曾对人言，即不说我是总统，而我以河南巨绅之资格亦决不能任河南地方生有扰乱，故罢赵用吴，激起反动，我决不为。此赵倜调将军、吴光新授督军之命令，总统之所以必不肯盖印。而当前晚汴省长单独发表后，靳氏即往谒段，陈述此种情形。段氏竟面责靳氏，谓“你如此无用，如何能做总理”。夫靳之总理，乃段使之做者，前此安系欲倒阁者数次，皆段为之缓颊，始得残喘苟延，即最近陈篆赴津时，内阁又摇动，而段以“现在无人，仍由翼卿<sup>①</sup>维持”十字为解其纷。赵孟之所贵，赵孟能贱之。段既面斥，如何敢再做下去，且东海方面如此坚持，亦未易争而得之。于是只有请假办法，对东海为掣帽子，对段氏亦借以谢过。然东海虽令人慰留，而汴督之命令终未肯下，安系与吴氏之空望遂付之东流矣。或者曰，图豫之事实小徐主之，明知其难成事实，不过用以为挑衅直系之计，或得一战而霸，此又一说也。

### 安福谋鄂之秘史

自吴光新图刺鄂督未成事败被执后，武汉人士遂生种种之猜测，究之言人人殊，卒莫明内幕之真相。兹据督署办事员某君与余言其颠末，较外间传述略为翔实，亟志之以饷阅者。

吴光新图鄂之举，先有党人之怂恿，谓鄂省军队大半调往各处协防，武昌城内空虚，取之如操左券云云，特吴虽阳应之，而心中尚游移不决，及皖系派代表来鄂，奉某巨公命促其从速着手

<sup>①</sup> 靳云鹏，字翼青，又作翼卿。

进行，吴氏图鄂之心遂决。其图谋办法，先以重金运动在鄂之上级军官及在职之各官长，计费去三十万元，而以军法处处长程定远所得为最多。既得此项运动金后，即密报鄂督王氏，及十六日直隶会馆之筵会，即无吴所部某营长之预告，王亦决计不去。不期吴自投罗网，径往督署谋刺王氏，遂致被逮。闻吴被执时，非常倔强，以手戟指王氏大骂，王亦弗与之辩，第举手向吴连作数揖，笑容可掬曰：我之拘留足下，委系情非得已，第今日之事我为政，惟有屈留足下暂驻敝署数日，俟中央令下，再行释君。于是左右推之往副官处矣。

吴光新由信阳调来之军队驻扎于查家墩一带，十六日随吴至武昌者计二百七十余人，除数十名伺伏于直隶会馆静待王督之至外，其余皆身着便衣，怀挟手枪、炸弹，散布于督署左右。及事机败露，若辈遂如鸟兽散，当场就获者，仅随吴到署之副官二人与侍从八人而已。至当晚汉口之发生战事，系吴氏所部刘曜龙之军队。闻吴所谋失败，彼等遂拟抢劫汉口商场，该军队皆于左臂缠有红布一方，上印坎卦，以为符号，蜂涌而来，幸杜镇守使暨赵荣华旅长一闻警耗，即率队在老圃游戏场后面迎击，激战约一小时，该乱兵势不能支，遂高竖白旗，逐一缴械后，立即装三列车，开驶北上。是役也，乱军死十四人，伤五人，鄂军伤二人。

驻扎谏家矶之吴军尚有刘曜龙所部约一旅之众，赵旅长荣华当时率队前往勒令缴械，诨该乱兵仍不服，竭力抵抗，与赵旅于十七日午刻战至未申以后，该乱兵始力尽投诚，静候王督发落云。而自吴在督署拘留后，王氏当派员在其坐船上（名“大勋华关”，张敬尧私人所置，吴向张借用者）搜出毛瑟枪七百余枝，子弹五十余万粒，名簿一本，委任状数十余纸。其委任职务及人名系省长以下之各官，最奇者，中有某某数人，平日为王氏所极信任者，刻下王氏雅不欲过事追究，当将名簿各物一并销毁矣。



驻扎荆（荆州）、沙（沙市）之吴光新所部，闻吴被执，即由该处下驶，进抵汉口。先是，有王佑卿、王佑乾者系同胞兄弟，曾充吴光新参谋及秘书之职，此次吴氏图鄂，王氏昆弟实与其谋。迨吴事败，王遂由某外人电局通电刘文明（刘为吴氏所部，现驻兵荆、沙），告以吴被拘事，并促其迅速率队来鄂，要求王督释放吴光新，以故刘得电后不敢耽延，即日开拔。濒行，又电复二王，准于某日可抵汉皋。不料事机又不密，某外人电局送电人误送至生成里二十五号魏联芳之俱乐部（魏为鄂省财政厅长，爰吴光新十八师办事处亦设于生成里三十五号，故有此误）。魏氏接到此电，不动声色，密派心腹数人至特别区（前为德国租界，今为中国接管，改名为特别区）二王之私宅，将王佑卿、王佑乾捉获，随通电话报告王督。王督除派兵溯江而上迎截刘部，勒令其缴械听候资遣外，又遣军队渡江押解二王兄弟来省研讯。此十八日晚间事也。

吴光新拘押督署两日以来，颇受鄂督优待。其先本交副官处看管，嗣以天气炎热，乃迁移至军政执法处花厅，有卫士十六人轮流伺候，实则防其逃遁也。吴终日闷居是室，屡向卫士等大发标劲，语侵王氏，卫士弗与之辩，唯唯而已。吴当受拘押时，未及片刻，忽哼声大作，汗出精流不止，卫队禀陈周副官延官医诊治，医视脉毕，语副官曰，渠非膺疾，实烟瘾发作耳，副官遂设一变通办法，托友人转辗觅得烟膏一盒，供给吴氏。

### 安福之反对直军

直皖二系皆为北洋派，原相团结一气，自袁氏殁后，二派时见决裂。其原因则由直派颇欲拥戴黎元洪，而冯国璋又屡尝设法以阻遏皖派势力之发展。黎为总统时，尝斥段去职，然以后设非有直派之王士珍居间主持，则黎势必重召段祺瑞，使复为总理。又使后来非冯国璋力事防维，则段派早可化北方为段氏治下之独

立国，故皖派之视直派常若眼中之钉。又段派每得一胜利，直派如曹錕及长江三督辄起而破坏，段祺瑞、徐树铮二人所为变计别求他地以资经营者，盖以此故。段欲攻克南方，则以直派势力之故，北洋军人先已不能一致，故势难办到。段派欲笼罩北方，奄有一切，则非先将北方全境概归段氏训练之兵管辖不可，因此遂有参战军之组织、国防计划之发生。盖将使段氏获揽大权，以遂其耽耽之欲焉耳。及冯氏逝世，段、徐大喜，以为此乃推倒直系最好之机会，因百端运动，欲嗾使冯氏部下之某师兵变，借以解散该师，以削轻直系之势力，会为某氏泄其谋，计不得遂，该师始得保全，遂由王廷桢率之赴居庸关矣。后复欲以段为直隶督军，并更换长江三督，皆以直系早有准备，计不得逞。及至本年，复欲更换豫督以扩张彼系之势力，又为直系所尼不得行，于是仇视直系之心视前益甚矣。而直系对之亦有相当之防卫，既有长江三督之连盟，复有八省同盟之结合，而向为段、徐利用之张作霖，亦为直系之助矣。及靳内阁倒，靳者虽为段系，然以与小徐及安福不合，转而助直者也。于是有吴佩孚之撤防，有保定之会议。而张作霖入京，要求削去小徐之兵权及解去安福三长之官职，磋商久之，小徐开去西北筹边使一职，改授将军之命令始下，方欲更去三长，而安系已怒不可遏，日怂恿于老段之前，欲与直系宣战矣。张氏乃仓皇出京，俾作种种之准备。安系遂劫总统，逼下吴佩孚革去官勋、曹錕褫职留任之命令，而直皖以风云之起，终以兵力不敌，卒为直系所败，而安系之势力遂削除殆尽，一败不可收拾矣。

### 安福之联络滇派

东海登台以后，即与武鸣<sup>①</sup>谋和，苦辛经营，不遗余力。然

<sup>①</sup> 陆荣廷，字干卿，广西武鸣人。

两方面皆有顾忌，故其进行极其困难。武鸣之顾忌在莫赓<sup>①</sup>，东海之顾忌在芝泉。武鸣何以忌莫赓，因莫赓不主秘密之接洽（根本不欲以权利予莫赓）。东海何以忌芝泉，因芝泉不主软滑之办法（根本不欲以副座畀芝泉）。因是之故，两方面皆有难言之隐，而又莫可如何。

东海与武鸣既心心相印，而先后又有利用此机会之人出，在南方为政学会，在北方为靳翼青。东海、翼青、武鸣、政学会既已一鼻孔出气，乃由西南先对付唐莫赓为人手办法，厥后滇军问题即由之而起，而同时之八省督军联盟应运而生。此项联盟之谋主为何人，非曹仲珊，非张雨亭，更非靳翼青，乃徐东海也。其作用有二：一对付西南之桂系与政学会，以示北方团结之坚之不可侮；一对付芝泉，以表明其有此实力，故极为巧妙。然谋主虽为东海，而幌子确系翼青，且非翼青则此计莫行。此安福系对于翼青所以数次用全力行总攻击，而靳阁仍安然无恙者，盖非翼青之力，乃东海之力也。东海以维持翼青之故，至对安福系以去就争，岂为翼青，为彼自己也。就上一事观之，则在北徐胜而段败，在南陆胜而唐败矣。然芝泉为人倔强，人所共知，对于政治欲望甚大，此次为东海所挫折，心何能甘，且靳为渠之学生，又为渠所提拔，今一旦为东海所收服，而操戈相向，明知非翼青之本心，然究不能不恨翼青之背畔，故芝泉对于东海之愤愤、翼青之不快，已同敌国，而又有不能说之苦衷，于是芝泉不得不求应付之策。

芝泉应付之策如何，即乘粤中多事之时，行破坏粤中之计划，而实即破坏与东海谋和之桂系之地盘，一面复极力联络滇派以为抵制。其策乃用龙紫丞<sup>②</sup>为谋主，以黄某为前方进行人员，

① 唐继尧，字莫赓，云南会泽人。

② 龙济光，字紫丞、子诚，云南蒙自人。



致力甚猛。不久，滇、桂果公然破脸，上海和议有复活之望，皖滇携手之事且时有所闻，惟其事殊密，知者实鲜耳。或者曰，此说恐不确。夫孙中山与段合肥为极对不相容之人物，而护法之起因又为段，又何能沆瀣一气乎？余笑曰，然则可一观皖直战争起时四总裁之宣言。其宣言曰：

北京徐菊人先生、萨鼎铭先生，云南褚慧僧议长转参众两院诸公、各省省议会、督军、省长鉴：西南义师之起，原以护法救国为职志，故无论南北，苟与护法救国主义相容者友之，苟与护法救国主义相反者仇之。此文等所以有六月三日之宣言，冀国民与友邦了然于是非邪正之所在也。宣言书发表后，北方通电赞成者只有段祺瑞及其部曲等，而段祺瑞漾日答复宣言之电，悔祸之心，露于言表。文等本以护法救国为标的，故和议条件注重于取消中日“二十一条”，及宣布民国六年六月十二日非法命令之无效，在和议未赓续前，须先宣布废止中日军事协定，以示决心，始有和之可言。于是北京边防处遂有决定废止中日军事协定之寒电，而对于中日“二十一条”之废止亦有承认之表示。由是言之，彼方既有改变外交政策，不计后此利害之决心，则和议当然有续开之期。乃北方内讧由是而起，合法和议为之顿挫。文等特本国民公意，用再宣言，无论北方内讧如何结束，无论当局者为何派何人，惟我西南护法救国主张必始终贯澈〔彻〕。北方果有希望统一诚意，必须首先废止中日军事协定，并有宣布废止中日“二十一条”之表示，然后和议乃可赓续，而国本乃不至动摇。倘有违背护法救国主张，复假借名义以谋个人权利者，不问南北，不问派别，当与国民共讨之。特此宣言。孙文、唐绍仪、伍廷芳、唐继尧。俭。

观此宣言，则皖滇之感情如何，亦可从而知矣。

### 安福之倾轧梁财神

当安福部开始组织时，苦少经费，乃商之于梁财神。梁时方欲借徐、段为助，重振交通系之势力，为卷土重来之计，因慨然允诺，即以若干万畀之，而安福部得以成立。厥后选举之时，复得交通系之助，安系居然得占议院中之大多数，安系乃以参院院长一席畀之，所以酬其劳也。顾小徐忌之殊甚，常谓人曰，燕孙雄才伟略，不可一世，项城尚畏之十分，吾辈但虚与委蛇可耳，切不可假以重权，自贻伊戚也。语闻于梁，颇怒，顾仍不动声色。及选举副座，梁知安系将以副座一席饵曹锟，而求曹为彼党之助也，决一阻挠之，着手布置，至为周密，安系竟茫然不知。至时选举副座竟不成，梁果获全胜矣。事后，安系探知其由，颇切齿于梁之为人，乃百端倾轧之，并铲除其旧交通系之势力。梁知尔时方彼党得志之秋，势不能与之敌，因浩然辞职而去，忽南忽北，踪迹靡定，然此心未尝一日忘安福，尝语其亲信曰：又争欲与余较量，真所谓班门弄斧矣，会看最后之胜利，果归之何人耳。今安福果倒，或谓安系之倒，梁亦有力，然则登台之期当不远矣。

### 安福之推倒钱菩萨

当东海就任之后，段合肥自知不能再恋栈，乃辞职而去，因以钱能训代之。钱固东海之心腹也。安系环顾己系，知此时初无可以组阁之人，因亦安之，复与钱商定条件四项以为交换，于是钱内阁居然通过而成立矣。诿钱既就任后，事事为安福掣肘，不得行其政见，不禁大愤，乃令于宝轩设己未系以抵制之，而于南北和议中所主张亦有不利安系之处。于是大触安系之忌，决一推倒之。会青岛问题起，学潮十分激烈，安系乃以此为词，提起弹劾，有非推倒不可之势。总统尝欲回护之，以辞职为抵制，然钱



不忍总统亦入漩涡之中，竟辞职而去。于是安系之目的达，而钱内阁倒矣。

### 安福与龚心湛之关系

龚心湛之得代总揆，实系安福部之力。当钱氏离职时，本荐靳云鹏兼代。安福部以靳氏虽属段系，然夙与小徐不睦，且不能受其支配，故托词财总席次在陆总之前，荐龚氏以代总揆。闻当命令发表之初，靳氏因不得代揆，曾提呈辞职，其当时之竞夺可想见矣。龚氏接任代揆后，为安福筹划党费，位置私人，事事无不如安福之欲。在旁观者，以为宜可相安无事，长保斯位矣，詎不数月，而龚代阁又倒。于是咸以为怪，试一探之，则其中固有原由在也，兹为述之于下。

夫龚代理总理仅数月耳，即使财政困难，军政各费异常支绌，亦何致众矢纷乘，至于此极。且钱内阁下野时，军政各费亦未见其宽裕，更为安福之敌党，犹为钱氏顾全体面，何以对于同派之龚氏独不稍留余地耶。盖安福派中之人物，其团结力初非坚厚，一年以来，所赖以结合者，即为互相利用。龚为人极戆，脾气尤板，当其代理之初，于安福派之健将开罪之处不少。如克某向龚要求每月挂名津贴五百元，龚严词拒绝，克怒大骂，并于其所办之《新民报》中痛诋龚氏。有曾某者，本安福部之中坚人物，由议员而至阁员皆运用安福之势力，且与小徐关系最为密切。安福部开办时，曾某受小徐委托，总司会计，所得甚巨。不料抽龚氏之后腿者，乃为此公。无怪乎龚氏有“又铮帮忙，旁人不帮忙”之叹也。

曾某与龚初无恶感，而数月以来，忽抽龚氏之后腿者，以远因言，则两个月前，龚之姻亲袁某，曾在高清铁路附近开采一极好之煤矿，获利甚优，拟请管辖之部准其设一支线，以便运煤。不料曾某亦思开采此项煤矿，竟不照准。袁遂托龚代为疏通，龚

于袁氏为密切之姻亲，于曾氏为接近之同派，若再圆活之人，必有调和之法，不料龚氏竟未疏通，袁某亦径向平政院提起诉讼，而财政部复以股东资格参加诉讼之间，于是曾氏遂与龚有龃龉之嫌，然犹隐忍而未发也。至其近因，则曾氏因公款支绌，面请龚氏代为筹拨，若在圆活之人，亦有推托之法，不料龚氏不允筹拨，于是曾、龚之意见愈闹愈深，而曾某遂有搬龚之意。适靳翼卿亦因索讨军饷无着，颇不满意于龚，于是曾某遂游说靳氏，谓“仙舟干不下去，不如请君出场，犹可整理一切”，靳遂纳其言。曾某又一面托傅某向东海前进言，谓：“仙舟日日哭穷总说干不下去，不如准其辞职，请田焕庭代理，如焕庭不愿意干，靳翼卿亦可出场。”东海竟从傅某之说，即派傅某往见焕庭，谓：“仙舟日日到府中总说财政困穷，军费、政费无法筹措，外交又十分棘手，无论如何干不下去。主座之意，仙舟既不愿干，即准其暂息仔肩，拟请焕公勉为兼代，不知尊意如何。”焕庭闻傅某之言，颇以为怪，遂谓：“仙舟近来并未表示辞职之决心，何以主峰竟有准其辞职之意，若欲以余承之，更属不可，余前曾对仙舟、合肥等发誓不为总理，余岂能背此重誓而代仙舟，请转告主峰，仍留仙舟敷衍数月为是，仙舟处余亦当代为劝其勿辞。”斯时焕庭适患疟疾，卧于床中，乃一跃而起，即摇电话请龚仙舟说话，劝其勿存退志，仍以敷衍各方面为是，最好将此数月难关忍辱负重，勉强度过，况揖唐新近南下，和议尚须帮助，亦断不能即行辞职，而不为揖唐帮忙，且主峰处亦不必常去哭穷，而日日向其面求辞职。龚闻焕庭之言，更为怪异，谓余并未日日向主峰辞职，不知此说从何而来；既经相劝，余亦愿勉强做去。田向龚劝告既已妥洽，遂托傅某面告主峰，仙舟并无不可商量之地步，仍以留龚为是。诂之傅某回府后转告主峰，谓仙舟决不愿留，焕庭更不愿干，不如仍以靳氏兼代为佳。于是主峰之意决，而曾某等乃述主峰之意，请靳速即准备。然仙舟方面尚在五里雾中，不

知其究竟也。翌日，北京《公言报》尚长篇大论，谓龚氏已打消辞职之意，并劝各方互相融洽。一般人士亦以为龚氏尚能敷衍几时，不知黑幕之中抽其后腿者，尚在积极进行，颇有效果，且恐龚氏留恋不去，遂秘密派人向京外运动，而曾、张之电报突如其来，龚内阁之催命符亦连翩而至。

按安系内幕，暗潮甚烈，以余眼光观之，安系内部可分为“激烈”与“缓进”二派，且此种“激烈”、“缓进”之名词，非余所臆附，凡久居北京稍知安福部之内容者，颇能言之。“激烈派”中之健将为克某、郑某、刘某、光某、乌某、康某、汪某等，而于小徐方面较为接近。“缓进派”中之健将为王某、李某、吴某等，而于曾某方面较为密切。两派之中，时生意见。去年，曾某之亲信有吴某者（亦众议院议员），在安福系开办之时即为曾之副手，凡安福部之款皆存在曾处，曾即交与吴某，听其开支。而激烈派中之汪某、康某亦思分任其职，曾不得已亦姑位置之。此时办理选举之事尚未着手，然吴与汪、康之意见积蓄已深，王揖唐恐其内哄，遂假办理选举之事派汪某赴浙，又调康某总司机要文电，然汪、康以未能分润，蓄怨愈深，直至副座投票失败之日，退出议场之后，即拉王氏至太平湖开紧急会议，大骂吴某侵吞款项，克某并当曾某之面抛碎茶杯，大骂不已，不为曾氏稍留余地。此“激烈”、“缓进”两派积不相容之烧点也。前月姚某与克某同来沪上，又因分赃不匀，互相攻讦。姚本曾某之私人，而克竟不顾曾之体面，即此小端，亦足以证明安福内哄之深矣。因纪龚之去职事，特连类附志之于此。

### 安福与靳云鹏之因果

靳在北洋派中资格尚浅，其于龚氏去后居然得膺首揆，固属老段之提携，而国会中操纵时局之一班安福俱乐部议员，与靳素无关系，能得同意者，亦借老段维持之力为多。惟上台伊始，即



与国会发生阁员任人之争执，幸能牺牲成见，曲徇国会之意，阁员得以勉强通过。然老段身边尚有小徐在，初非靳所能敌。靳当时之蓄意，一在老段处欲排斥小徐为第一人之专宠，一在专注于南北和局。盖能得老段之宠任，即可以制小徐，南北和局得以告厥成功，则安福俱乐部自当解散，其计亦颇奥妙。詎知数月以来，对于老段维谨维慎，事无巨细，必先请命而后行。老段虽视为可儿，而小徐竟以取消外蒙自治之功，归来夸耀于老段之前，赴库册封之日，老段特联络军界开欢送大会以荣之。靳下此数月之苦工夫，“专宠”二字又当让小徐独步矣。此其第一之计划已归失败。至于南北和局，靳之本意拟与西南重要人物直接磋商，俟大致妥协之后，再经上海之和会，用形式之会议而决定之。照此办理，一则可期简捷，一则不至牵动总代表问题，更可结欢于王揖唐，使安福俱乐部不再致十分掣肘。其登台之日，即专派国务院某秘书秘密赴沪，慰劳王揖唐一番，告以总代表问题无论如何决不更动，请君（指王）照常进行，勿萌退志云云。王在沪知靳登台后必注意于和局一方面，而西南所反对继续开议者，即更换总代表问题，恐对于本身有不利之处，竟得靳之慰劳，对于靳之感情不免加上几分。故当组阁财政总长争持最烈之时，王在沪曾电达该部同人，有“此次组阁勿庸坚持过甚”之语，此即王、靳交欢之一证也。詎料靳之计划悉为小徐所窥破，在库时知王有前电，恐同党者本王之意将阁员予以通过，遂来一急电，即“抱定宗旨，勿稍放松”八个字。小徐与王本一鼻孔出气，而对于组阁如此重大事件，其意见竟处于极端反对地步，执此一端，小徐与靳之不相容恐非第二人所能排解矣。至于和议局势，数月以来，星使往返，函电交驰，仍毫无开展，靳之种种计划，至此遂均归于失败，而其地位亦危如累卵矣。及安系欲去赵倜，而以吴光新督豫，靳竟表同情于直系，不徇安系之请，于是老段一怒而赴团河，靳始大恐，乃请辞职，东海不允，仅准给假十日，后

经一度销假，然安福朱、曾、李三长竟以不出席为抵制，而老段对之仍无好感，遂终致辞职矣。然直系以其助己，且恐继任者为安系中人，诡谋将百出，颇不以此举为然，屡建言政府请其复职，且持之甚坚。当相持间，而吴佩孚撤防，而保定之会议开始，轩然大波以起矣，则谓靳阁之倒为直皖战争之远因，亦无不可也。

### 安福之玩弄周树模

周之组阁说忽起忽落，已历年余，几与安福相终始，每有阁潮，则“周内阁”三字必喧传人口，而结果皆为安福系所扼，致成流产。而安系于排斥他人之际，又每借拥周为武器，以与徐相周旋，故当钱阁倒时，有周内阁之说。当龚阁走时，又有周内阁之说。而当靳阁中间，且一度而至二三度，徐、周之上此恶当也久矣。盖东海意中本以周树模为阁总之适当人物，当东海挽留靳氏时，有北洋系中资望最老之某总长曾语其所亲，谓总统虽言留靳，其实总统平日意中之总理何尝是靳，第一为朱启铃，第二为周树模，第三为钱能训。钱既下台，朱又以失败于和议，则舍周安属。又与东海接近之某巨公亦曾述今后组织内阁之人物，谓现时为周，俟南北统一开始裁兵，则当为王士珍，继王者朱启铃，继朱者梁士诒。计东海任期尚有三年余，内阁决不肯出此四人之外。观此两说，可知徐于周之感情为何如矣，然终不能成事实者，则以安福扼之也。而尤可笑者，则周于迭次政潮中亦从未表示不愿组阁者，终以不能从安福之条件而不成，或能从矣，又以不能悉如其意，遂无效果。其命也夫！其命也夫！

### 安福之欺骗田文烈

当钱阁下台之后，安福部欲得政权，甚恐东海靳而不予，又知东海旧人可以出主揆席者，除却周树模，皆不足为安福之敌。



于是特派该部议员胡钧往见田文烈，请其转探周氏之意。胡以侦探自任，即赴田府，伪为劝驾之使，先请田氏出任组阁，田辞。胡谓然则请代劝周少朴，田允之。胡曰，朴若肯出，安福部并无奢求，只求以吴某长内务，李思浩长财政，曾毓隽长交通足矣。田亦允以此条件代商于周氏，胡遂告辞。田于胡去后，即先往访段祺瑞，以胡氏所言相告，段表示极端赞成。田旋晋谒东海，所言与所以告段者同，东海亦甚表同意。田遂赍徐、段两人意往劝周氏，周不知为所愚也。田见周允，即以电话请胡钧，拟告以周允诺之事，乃屡打电话，而胡宅屡以不在家答之。田遂访王揖唐，谓安福所提条件周氏均以〔已〕答应，王作愕然之态，问安福所提条件为何？田即述胡钧代表来言各节，王竟绝端否认，并谓周少朴上台，安福部恐难通过，国会方面，余不敢任疏通之责云云。田闻言愤极，然不过怪安福部之反复，尚不知被人利用作侦探也。王见田不悦，即继续发言曰，内阁总理即请焕老担任，岂不甚佳，焕老如不辞职，安福部甚愿帮忙云云。田极力表示不干而去。王氏即以晤田氏之详情报告于安福部之中坚人物，皆大欢喜，谓周氏无论如何决不能予以同意，田氏不敢干，倒可用作衬托之笔，遂议决由王揖唐入府，请东海提出田文烈。东海骇异，王谓安福多数意见皆愿为田帮忙，而不愿为周帮忙。东海谓焕亭肯干也好，遂嘱吴世湘往访田氏。田愤极，谓：“安福负我，我负周少朴矣，周内阁既不成事实，余更何颜自为之。”翌日，曾毓隽晤田，亦伪为殷勤相劝之态，田乃向之赌咒，以明己意云。

### 安福之起愤师

自安福谋豫不成，靳阁将倒之消息传出，直系乃大惧，知失此不图，安系将着着进行，为先发制人之计，而直系危矣。乃一面令吴佩孚撤防，以扼守京汉、津浦之路线，使皖系首尾不连，



一面召集保定会议，议决由张作霖代表入京，要求解去小徐之西北筹边使，撤换三总长，撤换北总代表，解散边防军，以削安系之势力。及张入京后，总统竟从其请，解去小徐筹边使之职，而授以远威将军，西北军交陆部接收，其他各款亦将次第照办矣。安系乃大愤，一面逼总统下惩办曹、吴之令，一面即准备军事。盖明知曹、吴必不肯即行服从，其所以欲总统下惩办令者，不过欲借之以自重耳。即日，在段宅开一秘密会议，段以兵力单薄，非直系之比，状颇狐疑。而席中亦分两派，如傅良佐一派则涕泣而道，力称必败，而曾毓隳一派则曰，现在交通一部不能报销之账目已二千余万，设无一点军事行动，则此款还是督办拿得出，还是我们拿得出，段无以对。而小徐新免，又复助曾，于是段意遂大动。

内幕虽定，而不能不在形式上通知各将领，于是以“本上将军”名义，召集近畿各将领在将军府会议。席中发言者寥寥，经督办宣布后，大众仅尽唯诺之责。说话最多者，还推姜老将军<sup>①</sup>。姜老将军挺身向段曰：“吴佩孚年轻，即有地方得罪了你，教他赔一个不是好了，何至于劳动国家的军队，使小百姓受苦。”又曰：“你真要打他吗？”段曰：“真要”。姜曰：“你打得他过吗？”段曰：“打得过。”姜老将军继续冷笑道：“此刻的小孩子比我们利害得多呢。你岂不是说你手创中华民国，你胜，中华民国还可靠你；你败，中华民国靠谁？”段面红耳赤无以应。姜回顾而斥徐树铮曰：“什么事都是你这小孩子弄出来的。”段、徐虽躁，然对于“从杀矛子杀到机关炮的老师”（姜部下语）亦无可如何也。已而段徐徐曰：“别人不敢说，又铮、云沛总帮我的。”二人噉然应。于是席散。而本上将军手创民国，至再至三，参战一役，尤费苦心之谕总统书下矣。初下时，众疑为小徐

<sup>①</sup> 即姜桂题。

手笔，继知做此得意文章者乃安福健将乌泽声也。而决定以后，先后捐助军饷者，计曹汝霖助款八百万，张某四百万，李思浩一千万，曾毓隽、丁士源各一千万，李盛铎、田应璜两人各二百万，汪某某一百万；蒋邦彦，现任浙江盐使，系安福健将，曾在浙江组织安福分部，颜其名曰澄庐，助二百万；袁荣叟，山东教育厅长，助款八十万。共计以上十人约助款五六千万，均交小徐经手。又朱深亦助五百万元云。

### 安福之无实力

以战事未开以前之兵力而论，安福军实不见优，如近畿军队，名为五师两混成旅，其实内容亦颇复杂，缺额亦复太多。惟边防军第一师曲同丰所部及第三师陈文运所部为足额，共二万二千人；第九师魏海楼所部，则全部精锐已挑出一混成团，早赴海参威，只余八千人；第十三师李进才所部则挑出一团在公府做卫队，一团在项城为袁皇帝看坟，亦只八千人；第十五师刘询所部，则有一旅于前年在山东剿匪未回，仅余六千人。西北军则仅第二混成旅褚其祥所部及第三混成旅宋子扬所部在北京。其第一、第四混成旅在洛阳，为郑州吴师、开封赵师、潼关许师（兰洲）、鲁边张师（景惠）合围而谋缴械。直军方面，虽曹錕所部四混成旅非尽能战，而吴佩孚所部一师三混成旅皆久经战胜之师，且军令森严，深得众望。其余为之援助者，尚有京汉线上之赵倜两师，张景惠、许兰洲奉军两师，东北张作霖胞弟张作相等之两师，实非安福军所能敌也。且安福军军纪亦不甚整严，战术亦不甚精明，此尤其致败之一原因耳。

### 安福之离心

七月八、九等日以后，段派军队已全数开抵前方，其司令部设窦店，前线至琉璃河，距直军集中之涿州仅二十五里，然历数

日竟无战耗，局外人几莫名其妙。事后探之，据个中人所述，则当时已有不能战之状态，彼等之主力为边防两师，而军官皆曾受教育者，对于无聊之内争、为个人权利而战者，早不为然。段之训词，于军官则告以直派掌权，将并咨议差遣而不可得，于兵士则休以我一失势，即将解散，以为可以激发其感情矣。然军人虽臂缠白地红条之印布，而心实不欲。前线曾发生非正式之冲突一二次，公报名曰误会，实则边军与边军战，直可名为倒戈。个中人云，魏师之一团最始即附直军，原系直派之某师抵前线以后，又宣告中立，而边防军中人物与直军将士非姻即故，皆相率表示不战。有该军中之某外人语人，谓如欲该军作战，除非将军官另换一班，可见其形势矣。加以兵系新招，未经战阵，自知不敌直军百战之众，气已先馁，而尤深切著明〔名〕者，则如办训练处之靳云鹏，于本军之事全不预备，所恃以吓人之飞机，而英技师撤回以后，秦国镛、姚锡九等一律辞职，有机而不能飞。丁锦虽长航空处，而自切谏不纳以后，已闭门不问事，段氏一怒，撤去其差。诚所谓众叛亲离者矣。

### 安福之败绩

七月八日，安系决定宣战以后，称其军曰定国军，即正式下动员令发兵，虚张声势，正如“征东”、“扫北”，分十路人马，浩浩荡荡杀奔保定而来。孰意动员令一下，而军中兵士、长官颇多逃散。第一路曲同丰誓师时，即无词可措，仅对兵士曰：“这次战争，名义上是说不出的，不过我们不打过去，人家就打过来。”又对长官曰：“这回的打仗，是我们受过学校军事教育者，同那没有受过学校军事教育者的战争。”此路理由，如此佳妙，他路可想而知矣。

九日、十日占定作战区域，以京奉路线廊坊一带为东路，以固安一带为中路，以琉璃河、高碑店一带为西路。此策闻系阪西



所定，而小徐等改订者。是两日间无甚激烈战事，闻段军内部稍有内哄，死二百余人。十一、十二日仅见伤兵运回，每日数次。四处捉人力车运输伤兵及子弹，人心恐慌。有某医院到伤兵二十八人，检查伤痕，子弹均系后进前出，且有一人所受子弹系穿脚底心而过者，想系败退时逃奔太速所致也。

十三晚间，段由团河仓皇回京，大众已知大事不妙。次日，《晨报》敢于说话而被封，使全京无有敢谈战事之报纸。大众愈知事机紧急，但苦不得真消息。但是日小段颁布之戒严令有曰：“现在曹锟军队进逼京畿，杨村及高碑店各地方均已分驻重兵，实行包围北京之举。本总司令为警卫北京起见，已通飭各军为相当之防卫。顷据报告，曹锟军队已通过固安及长沟地方，径向京师南面、西面为攻击行动各等情前来。京城附近业受包围，战事行将实现”云云。人民于惶惑沉闷之余，咸额手共庆得着确实消息。故十四日可以算为围城之第一日。戒严令下，而团河失守之说传来，众始知段仓皇回京之故。十三之晚，吴佩孚抱“擒贼擒王”之训，先以手枪队便装占据固安、涿州两处，先将电报等交通机关守住，即派大兵星夜赴团河擒段。孰意漏一分机，未曾注意，即以此种消息泄段。段一面飞调救兵，一面向京城逃走，但救兵到时，吴军仅离团河十余里，在段个人安全方面不可谓不险也。吴见擒段之计不成，而固安、涿州已在掌握，于是实行其分兵三路之战略：以固安为中路，仅仅坚守；以涿州、高碑店为西路；廊房、杨村为东路，极力应战。以下即分东、西两路分别述之。

就西路方面而论，实为直军主力之所在，吴佩孚之大本营即设在该路，全用诱敌之计。十四晚，与段军相遇，即随意应战，退出涿州。段军为曲同丰所部，未敢进城，大索半日，知无埋伏，始整队而入，并向前直追。十五日，追至斜坡店，直军枪炮齐发，势其〔甚〕凶猛，但炮弹尽不开花，而枪亦不准，旋即

退却。段军虽得意向前追去，但犹虑埋伏，待遍掘地雷不得，乃继续前进。至下辛店，直军又退，曲同丰又怀疑虑，派飞机向前侦察，但见直军极力输送子弹，曲氏于是仿佛大悟，以为直军之退乃由子弹不足，于是下令乘胜亟追，孰知至松林店，而真正之地雷爆发，闻有两团人几全成灰烬。段军大怒，以为此系直军最后断路地雷也，于是仍奋勇继续前进。孰意至此时，而直军所发射之炮弹个个开花，枪子亦能命中，曲军第一旅伤亡殆尽，第二旅亦死伤不支。是夜雷雨交作，与炮声相和，段军于疲困之余，人人胆裂。曲军伤亡失踪者有九千余人，向后退却。此十六晚间事也。当由刘询所部第十五师向前抵御，次晨又复大败。而死守固安之直军第三混成旅及赵倜部下之豫军，复从后面杀出，于是十五师及十三师与边防三师之一部分，如山崩海啸向后退却，在火车中复遇直军排炮，悉成齑粉。琉璃河即于十七日上午十一时失守，而四万人之西路段军遂伤亡殆尽，余者亦完全失战斗力矣。当琉璃河占领之时，吴佩孚由马头驰往，速将直军点名，计死伤失踪者五百五十余，而收检段军死尸已二千余具，轻重伤兵一千余人，由段军运回北京者不计，受降者当时有二千余人，诚辛亥以来未有之大战也。按此路由吴氏亲自督战，与河南督军赵倜同草跬跬足，筹划战略。赵不自认为督军，而自称为吴之参谋，并谓胜则回豫，败则战死。布备既善，复能利用天时，且兵士服装常常变换，或黄或白或蓝，故段军飞机队及炮队完全无用，是以一举成功云。

至于东路方面，由小段及小徐指挥，战争亦颇激烈。闻小徐颇能布置，此路直军并非精锐，曹锞所部不甚能战，故北京《讼报》常有战胜消息登载。其实，据西洋军事家言，无论小徐如何善战，其注意东路实为军事上根本之失策，进攻东路，实无军事目的可言。因即或攻至天津，亦非直军根据地，况因条约关系，天津周围里内不能进兵，就把津保间汽车路切断也无用处。



或谓小徐畏奉军之故，遂有此举，是或然耳。闻十三以后，小徐作战以宋子扬一混成旅当曹锐两旅，亦费苦心，但直军照吴佩孚计划料到此路无足重轻，是以不甚注重，仍以退兵诱敌。杨村一役，小徐发令使军队冲锋，军队不敢，小徐率三百精锐亲自前进，果将直军防线冲破，而三百人仅余十八。其他京奉线上各战，小徐多以兵士化装警察，沿路线而行，直军见之以为铁路警察，不加防范，屡遭袭击。至最后，前敌虽未失败，而直军又从后面黄村地方突出，前后夹攻，军队遂被包围，宣告休战。盖又堕直军战术中也。至于小段，在该路则除僨事以外，实无甚可述。彼曾收容直军诈降军队一营，待彼上车时，突遇袭击，彼晕而堕地，为一车站站长藏过，旋即逃归，而站长举动被直军发觉后即行枪毙。及小段回京，感站长万状，于惶恐之中即四处托文人为该站长作文请恤，亲述其事。由某文人告我，此亦大战声中之逸闻也。

总之，此次吴军以极少之众破段军五六万之大军，并俘其师长曲同丰，实从来未有之大战。记者晤某国使馆军事家云，此次直军所应用之阵术甚新，乃一种 T 形之阵线，盖由东西方退却，而固守中路，适成 T 形，待时机成熟之时，突由中路分兵，攻东、西两路之背，使其腹背受敌，深为巧妙。但应用此等阵法，亦甚危险，固偶有不慎，中路必东、西受敌，故非生死之战不常应用，段军不能注意，亦战略上根本失败之一原因也。至于其他主要原因，则因军需办理不善，前敌粮食、子弹不能接济，溃兵归来有怀饿两日者。盖因军需肥缺，段军将领多引用子弟，而一班吃喝嫖赌之阔少，事前既多亏空，当事又复胆战，是以终误乃公事，但乃公亦有自取之道耳。

以上所述战事情形，阅者当已略知梗概，但北京城内之消息何如乎？北京自戒严令发布以后，人民始知恐慌，但除向来主张百战百胜之《讼报》及以一万六千元改变态度之某报而外，其



余殆无确实之消息，但见伤兵运回之次数愈多，则搬往东交民巷之家属愈多，二者恰成正比例。至十七日下午，战败之报始不可掩，而城门亦于是日下午六时一律关闭，京津间之火车虽有条约关系不能停止者，至此亦不得不因事实上之障碍而停止，至今始行恢复。自二十后，虽曾通车一两次，皆因公使馆有特别事务，冒险开行，并不售票。当初城闭车停之时，人心实大恐慌，幸步军统领军队及姜老将军军队将城门紧守，使溃兵不得进城（姜军进城者约十营左右，三营驻总统府内，盖姜声言两边不帮，专来保驾者），人心始得稍定。然而南苑等处居民苦矣。

今欲知北京最近之情形，略分以下各部分：

（一）东海方面初极恐慌，继得老师保驾，方得安睡，今则未始不心花怒放，歌“天意怜幽草，人间爱晚晴”之句也。闻连日与派出调人接洽甚忙，一面与吴佩孚及保定要人接洽，一面许段保障其生命财产之官令。

（二）老段方面怒得“三尸跑跳，七窍生烟”。回视其战时七日必破保、德，十日必俘曹、吴之豪情，迥不相侔矣。闻呕血之症不免复发，初拟赴某使馆息肩，继纳傅清节公之策，通电辞职，拾得自发自收一语，留点根基，较之一赴使馆而全局送掉之为愈。但闻清节公在天津被捕，曲同丰在保定称降，吴舅爷在武昌拘禁，复感慨身世如此下场，遂愤而以手枪自击其脑，但子弹越耳而过，击死背后卫兵一人。此人尚不失为血性男儿，其人格不可以成败而论，独惜其“刚愎自用”，至死不悟耳。

（三）安福方面，则其首领小徐，据西洋某新闻记者所亲见，已在六国饭店居住，昨早尚召集二十余人在该处开会，曾毓隽、李思浩亦在。闻吴佩孚要求将徐树铮、曾毓隽、丁士源三人正法后方始开议，其余尚有一名单，共十四人，莫不人人恐慌。前日，交通部内有数大箱向东交民巷运输，阅者当知何物。又十四人中之最末一人定国军秘书长梁鸿志为母祝寿，到者仅九位客

人，能不胜今昔之感。其余安福党人均纷纷搬家，取下定国军参赞之红徽章，垂头丧气。其四大金刚乌（泽声）、郑（万瞻）、康（士铎）、克（希克图），更累累若丧家之狗。

（四）居民方面，则自城门关后，不但有兵祸之忧，而且有“在城绝粮”之虑，是以搬家买米之声震荡不绝。六国饭店每日收入房饭价共七千余元；某使制牛棚，因牛已赴北戴河避暑空出，亦每个租六七百元。米价飞涨，自九元涨至二十余元，现由警厅限制以十六元为最高限度，但一般贫民不知何以为生耳。红十字会大活动，北京大学因城内妇孺太多，一遇兵战，其何以堪，遂发起“京师妇孺救济会”，组织极为完密，各学校如高师、女高师等及教会各团体从而和之，一时成立者数十处。惟城内蔬菜缺乏，城门于二十一日起始常开半扇，旋闭旋开，大有半开门之景象。

各种情形，略止于此。总之，段倒之速，实出意料，而吴将军转战皆胜，其才略豪勇，有足述者。此后深望一面能贯澈其摹仿岳军之素志，一面更能极力发扬民治之精神，未始不能对于国家有所贡献。不然，则去一横暴之武力，来一横暴之武力，其成败之数，段祺瑞实为殷鉴。至段氏之败，就其近因而言，虽因战术不精，而其根本原因，实因人心离弃。自安福窃国，毒焰薰天，人之恨安福者莫不恨段，恨段者莫不恨安福。盖成败之数，已决于两军交绥之前矣。

此外，安福在外之势力，则吴光新被拘于湖北，马良被困于山东，皖、浙、陕、闽四督又为直系所监视，索索无生气。盖已铲除殆尽，不复有发展之余地矣。

#### 安福末路之分财

安福既败，党中诸人咸纷纷卷款而逃，据所知者，则丁士源于京绥路局中卷去一千万，李思浩于财政部中卷去四百万，谓将

交之党中，作下届选举之用。此恐怖词耳。曾毓隽亦卷去三百万，尚余五十万，复为姚国桢悉数携去，部中竟不余分文。至党中尚余六十万，亦由四大金刚、十八罗汉诸人瓜分而尽矣。

### 安福穷途之潜遁

战事既败，李思浩与朱深即逃到某日人家，有谓朱深早将家眷安顿在六国饭店者，前一日朱尚在京，其汽车原来之号码已重换一新号码，盖避人注意也。曾毓隽亦逃去，闻曾十九日尚追随段氏左右，顷刻不离，二十日晨已失踪，闻亏累二千万元，所有账目均已烧去矣。段芝贵十七夜回京，所谓受伤者非确，现在某国医院，闻患糖尿病。临遁时曾递一辞呈，中有句云：“鸿飞杳远，仍在高天厚地之中。”探系梁鸿志手笔。陈文运亦已避匿某处。徐树铮某晚先寓六国饭店，嗣因该饭店请示公使准其住居否，徐得此耗，遂急由电话邀两日人来，同坐汽车，逃往日本使馆界。外传老段、小徐、李思浩、曾毓隽、朱深等已于二十一夜十时，由京绥路乘车向蒙古潜逃，随同者共有三列车，奉、直两军已派兵连夜追赶云云，非确信也。徐树铮先在廊坊督战，后见军事不利，于二十日下午乘专车回京。上车时，其形状非常狼狈，经数人扶持上车而去。又有人云，徐树铮于临去廊坊时与段氏作一决绝语，曰请老师派人到战地收学生的尸，段亦为之唏嘘，乃至夕徐树铮仍回京，即将其爱妾三人送至某国医院，本人行踪遂莫知所往矣。总之，此罪魁十人，现均在某国使馆内，其羽党随之同去者，亦有数十人，闻某夕尚大开宴会，广征八埠名花入内侑酒。有某妓出语人曰，某老甚乐云。盖彼辈虽败，尚有巨资在手，复有某国为之保护，尽可逍遥法外作一富家翁耳，何不乐之有哉！闻政府对于罪魁十人已悬有赏格二三万不等，最巨者为徐树铮则为三万二千，然有某国庇护，终必全数漏网，不能得其一人耳。至彼等畀某国保险之费，每人竟至二三十万之巨，



统十人计之，某国亦可发一注小财矣。

### 安福家产之查抄

奉军宪兵入城后，即到西安门大街梁鸿志宅内搜查，忽据报丁士源回羊肉胡同住宅，遂驰往会同地面军警搜查，毫无骚扰。盖丁是日午刻确偕定国军输运督察长陈达华乘汽车回宅一次，即匆匆将文件一束带去，迨奉军至，丁等已不知去向，只在密室搜获飞机所用之炸弹数十枚，卫戍部已开单将罪魁家宅严行看守。复由袁得亮派兵分赴各宅第调查，并代为守卫。在南池子曾毓隽宅带去二人，在北池子徐树铮宅带去三人，均系仆人之类，追问曾、徐之下落。至门上已贴封条，室中物件一概未动。又边业银行亦被宪兵封闭。闻奉军在吴光新宅内曾搜出大宗烟土云。至查抄之结果，所得动产与不动产之数目，估计如下：徐树铮动产一百万，不动产三十余万。曾毓隽动产三百余万，不动产二十万元。丁士源动产一百五十万，不动产八十余万元。朱深动产五百余万，不动产无。李思浩动产八百万，不动产二百万元。吴炳湘动产二百万，不动产四百万元。内中所谓动产者，指现金及钞票而言，所谓不动产者，系指股票及房产而言也。

### 安福党羽之投首

未战之前，曲同丰固亦主战最力之一人也，战启后，充第一路司令，连次败绩，丧亡过半，遂竖白旗，向吴佩孚乞降。吴许之，即送之至保定。见曹时，恭行献刀之礼，大有衔璧舆榘之意，曹乃收禁之于署中。而当自首时，曾发一电，其后复发三电，兹录之于下：

通告自首电云：（高碑店发）

百万急。保定曹经略使、盛京张巡阅使钧鉴：前雨亭公谆嘱，曾进谏芝老，未蒙允从。致战端忽起，丰亦被命参加，交战

二日，双方死亡过甚。因思同属袍泽，所为何事，铣日遂决定与子玉师长商定停战，以免战祸蔓延。现将军械交付，请释廛念。至此次战事之生，全师官兵均遵丰命，罪在一人，无涉彼等，祈嘱各部队善视之，不胜感祷。丰所犯甚重，望交大总统依法治罪，以戒后来。沥情披陈，敬祈垂鉴。曲同丰叩。皓。

请边防军共起讨贼电云：（由保定发）

济南马师长、北京陈师长并转边防军全体军官公鉴：此次战事之起，本为驱逐徐树铮及安福部，名义正大，全国共表同情。同丰率队南来，宁不知此，顾以段督办严令驱迫，不得不为一时之服从。及至交战以后，思及此次出师似为徐树铮及安福部所利用，遂决停战，俾国贼无所依恃，以延祸端，兹已将全部军械交由四省经略使接管，所有官兵亦极蒙优待。从此大愤既除，大局渐臻统一，我边防军同胞当各晓斯义，立与经略使取一致宗旨，誓驱奸凶，为申天讨。除电知外，拟再派一二军官面往接洽，以期倾陈鄙忱，尚祈鉴察。曲同丰叩。皓。

致段祺瑞电云：

北京段督办钧鉴：辅密。同丰此次奉命出兵，本系尽军人职责，及至交战以后，实查各方情况，乃知我督办竟为徐树铮所利用。徐树铮自随从督办以来，十有余年，平素对于督办进德修业之举，实无一事可述，而盗卖国权，把持党派，滥用国币，贻误国计，则无所不为。前此吕公望在京所呈徐树铮各项劣迹手折，句句确凿，而督办谕其改悔，迄未听从。对督办则任意欺蒙，对他人则假用号令。向日此等情形曾屡进忠告，而督办卒以同丰之言语笨拙，未肯深信，纵恶养奸，数年于兹，以致国事日非，大局破裂，丛尤聚怨，皆在我督办一人之身。此外与为朋比者，如曾毓隽、李思浩、朱深、王揖唐、丁士源等皆属一丘之貉，直以国家大计为三五人所私主，外间均云我督办利用树铮等，而不知我督办实为树铮等所利用。今大奸所指，全国一致，同受恩最

深，不敢不进最后之忠言，即将徐树铮等六人速请大总统令交法庭依律研讯，以治其殃民祸国之罪。各省意见均以除去徐等六人，即为保全督办名誉，奉直各军立回原防，并请督办察明此意，此举只为铲除国蠹，对我督办仍为竭诚之推戴，并无他意。除一二日内赴京面陈一切，谨先电禀，伏乞垂鉴。学生曲同丰叩。皓。

致程其祥电云：

琉璃河车站转直军萧、张二位旅长送交李兰斋旅长鉴：请嘱程其祥旅长将散兵沿途急速收集缴械，带到保定经略使，均给路费，极为优待，务于两日内办齐，不得有误。其有退散至北苑者，静候吴师长接收。其他军官有来保者，经略使均特加体恤。予在保定极为安逸，勿念。曲同丰。皓。

观此四电，则曲诚不失为识时务之俊杰，孰谓曲先生曲哉。或者曰，吴佩孚为曲最得意之门生，曲之自首，不过欲成吴之名耳。是则恐不可信，特为曲先生解嘲之语耳。再，此外安系将校投曹者正复不少，特皆不如曲之著闻也。

### 安福首领之惩办

二十九晚，大总统发惩办罪魁之令云：国家大法，所以范围庶类。循规干纪，邦有常刑。此次徐树铮等称兵畿辅，贻害闾阎，推原祸始，特因所属西北边防军队有令交陆军部接收办理，始而蓄意把持，抗不交出；继而煽动军队，遽启兵端，甚至迫胁建威上将军段祺瑞别立定国军名义，擅调队伍，占用军地、军械，逾越法轨，恣逞私图。曾毓隽、段芝贵等互结党援，同恶相济，或参预密谋，躬亲兵事；或多方勾结，图扰公安，并有滥用职权、侵挪国帑情事，自非从严惩办，何以伸国法而昭炯戒！徐树铮、曾毓隽、段芝贵、丁士源、朱深、王郅隆、梁鸿志、姚震、李思浩、姚国楨等，着分别褫夺官职、勋位、勋章，由步军



统领、京师警察厅一体严缉务获，依法讯办。其财政、交通等部款项，应责成各该部切实彻查，呈候核夺。国家虽政存宽大，而似此情罪显著，法律俱在，断不能为之曲宥也。此令未公布前，先密发提、警两署遵照。按：此为此次弄兵构乱重要之人物，特先行惩办，故王揖唐尚不在内。闻第二批祸首不日亦将以明令发布云。

### 安福机关之发封

惩办罪魁之令既发以后，复发一解散安福令云：政党为共和国家通例，约法许结社、集会自由。安福俱乐部具有政党性质，自为法律所不禁。近年以来，迭据各省地方团体函电纷陈，历举该部营私误国，请予解散，政府以为党见各有不同，攻击在所不免，自可毋庸深究。乃此次徐树铮、曾毓隽等称兵构乱，所有参预密谋、筹济饷项，皆为该部主要党员。观其轻弄国兵、喋血畿甸，肆行无忌，但徇一党之私，虽荼毒生灵、贻误国家，亦若有所不恤。该部实为构乱机关，已属逾越范围，断不能容其仍行存在，着京师卫戍总司令、步军统领、京师警察厅即将该部机关实行解散。除已有令拿办诸人外，其余该部党员苟非确有附乱证据者，概予免究。其各省区设有该部支部者，并着各该省区地方长官转饬一律解散。

### 安福之离间计

安福党员既散，对于奉直二派深为切齿，蓄必报之心。闻某日密议于某处，议得二法：一、即派人于奉直二系首领前挑弄是非，以离间奉直之感情；一、则四布某也将扶清，某也将复辟之谣言，以离间国民对于奉直之感情。其计亦云毒矣。吾愿全国国民及奉直二系将领对于谣言之来，细加审察，弗轻信，庶不中其离间诡计耳。

### 安福之破坏心

当将败时，小徐曾在六国饭店开一密议，富有资本之曾毓隽亦挈其侄女莅会。该馆之三号房间无形中变为军事机关矣。所有参谋策士往来其间，以谋进行之方针，有赞成往青岛者，亦有主张往蒙古者。后者颇为段、徐二氏所赞同，其意无非使近畿边防军与边疆之军队联络一气，互相策应。更闻段、徐之意，亟欲另行组织高级行政机关，并连合谢米诺夫，以冀势力雄厚。其意以谢为赤塔之王，而段则称帝于蒙古，徐为军务大臣，丁士源为邮传总长，其势力范围自海参崴至赤塔、库伦、绥远，并包含内外蒙古。果尔，则安系将受活佛之庇荫，徐树铮军队将与谢米诺夫连合，使其阴谋一旦实现，则与某国利益甚大，因徐、谢之所以连合，赖有某国人介绍其间，某国人对于蒙古各首领已允供给各项枪械子弹。所不可知者，即蒙人能否承认徐、段与谢米诺夫之联合耳。闻小徐常语人云，此项计划若成，当大足破坏中国本部而有余矣。今此计虽已失败，然有小徐等人一日在，吾人即一日不安，深愿当局存除恶务尽之心，向某国严重交涉，引渡诸人，依法惩办，庶免死灰复燃也。

### 安福中之徐树铮

徐树铮者，实神奸巨慝，而国民之公敌也。年来党派之纷扰，南北之乖戾，外债之丛脞，强邻之压迫，皆树铮为之阶也。徐字又铮，铜山人，为老段入室弟子。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，故事事不忘日本。袁氏称帝，劝段反对最力，段遂下野。西南举义讨袁，徐时为段划策，阴掣兵机，故统率办事处日促曹锟、张敬尧进兵，而前敌之形势日益迂缓。既而又嗾陈树藩逐陆建章，以陕西独立，皆树铮之谋也。袁既倒，段氏组织第一次责任内阁，徐乃以院秘书长兼顾陆军次长，渐露头角，遂有府、院之冲突。

其结果，段氏祇〔组〕阁，黄陂去任，并召复辟之乱。河间继任，段再组阁，对外以借债为奇猷，对内以用武为政策，亦树铮之荦筹也。其结果，湘南失陷，傅、周潜逃，而段内阁又倒。树铮乃南结蚌督，东说某帅、某军入关，曹、张南下，以成段氏三次组阁之功，则益恃曹汝霖等向日本借得数万万之外债，以为黠武结党之资，而捣乱之安福系于是成立。自是以后，任意妄为，丧失国权，侵吞国帑，种种罪恶，罄竹难书。旋复膺政府授为西北筹使，耀武扬威，意殊自喜。及政府窥见其奸，解除其职，竟一怒称兵，畿辅生灵为之涂炭。兵败以后，匿居某国使馆中，虽有惩办之令，以有某国人为助，仍得逍遥法外也。

### 安福中之李思浩

李思浩，本老官僚，尝为某省运使、财部次长，惟未尝一过总长之瘾，每引为憾。自安福部兴，遂投入该部，竟得为财政总长，喜可知矣。到任之始，即以潘复之财政次长未得其同意遽尔公布，深为不满，竟以辞职为要挟，政府畏安福之势，竟曲徇其意，为之调去潘氏，而以钱锦生代理，始就任焉。就职以后，常括公帑以充安福党费，不足则复借外债以为挹注，虽丧失国权不顾也，而彼之私囊亦日裕矣。安福见其能为己党出力，深喜之，靳阁将倒时，曾有以之代理之议。兵败后，知事不了，亦在逃矣。

### 安福中之曾毓隽

曾毓隽，闽人，有小滑头之称。少年时，曾与其表妹有私，风流韵史传遍人口。夙为老段所信任，人目之为老段之弄儿。惟戊午以前初无表见，世人亦鲜有闻其名者。安福初办，以之司会计，始握重权，是为其崭然露头角之始。国会成立，为福建之议员，既复代叶恭绰而为次长，与曹汝霖狼狈为奸，国人指目。及



学潮兴，曹氏不得已而去职，安福为保持本系利益计，即以曾继任。一年以来，计亏空部款至二三千万之巨，半充安福部及西北军之用，半饱私囊矣。而与某国缔结秘密条约，不下数十起，各项交通机关几为抵押殆尽焉。此次兵兴，于老段前怂恿最力。盖亏空过巨，无以交代，欲以兵事了之矣。兵败，与小徐同逃。

### 安福中之丁士源

丁士源为日本留学毕业生，故与日本关系最深，与小徐有金兰之谊，为小徐之死党。曾毓隽长交通时，曾欲以之为次长，以事不果，乃以之为京汉铁路局长，而兼航空事务处处长，处中所购之旧飞艇数十具，即成于其手也。后小徐有经营西北之议，即由其向某国借款，扩充京绥路线，遂并京汉、京绥为一，而即以丁为局长。盖小徐欲以外蒙为根据地，而徐展其势力于各行省，此路至关重要，非亲信人不能充也。兵事起时，主战亦力，曾于路局中提去现款一千万以充军费。事败，以查察路事为名，乘摇车逃去矣。近有人谓已被捕，又有人谓在某外人私宅中，究不知孰是也。

### 安福中之王郅隆

王郅隆，字祝三，本赤贫，不知缘何得倪嗣冲之欢，竟以之为心腹，委充安武军秘书兼办粮台，凡倪所办实业，悉委其手，家以之日起。当第一次段阁倒时，小徐欲结欢于倪，以为段助，与之深相结纳。倪之兵谏而为段氏帮忙者，皆王之力也，故段二次组阁时，曾有以之长财政之议。安福部兴，遂为部中重要人员。王嗜货如命，凡可猎财者，无所不为。当苏省米禁严时，王竟借倪嗣冲粮台名目，阳托采办军米，阴济东洋。去年在沪，与奸商共订粮米一百三十五万包，每包价洋六元二角，陆续由三公司运至天津码头，即过船出口。当时各界

大声疾呼，惜此时安福派正炙手可热，当道虽抱良知，亦莫奈何。迨及冻河，日船停运，其余存贮招商局栈房，尚有二万包。今春，王察知去秋境内歉收，囤积居奇，前月零售每包十二元，故其所设之荣庆等米庄，虽车夫走厮皆发大财。闻当其出走时，尚余万余包，已由津埠公益社呈请直隶省署提出平糶矣。

### 安福中之吴光新

吴光新，江苏徐州人。留日士官三期毕业生。与段祺瑞有姻娅之谊，故得段氏之信任。归国后受知于项城，曾任师长。帝制发生，光新颇承老段旨，心存抗拒，以持重慎密，袁竟弗疑。黄陂继任，与段积不相能，段去任，皖浙独立，光新复受段旨力卫湘境。既而授援川总司令，率师入蜀，治军有律，于民秋毫无犯，至今蜀人犹称之。本年正月，移师豫境，欲逐赵倜以代之，卒以各方反对，未能如愿，而部兵又哗变，颇为时论所不直。及皖直战事起，竟欲图鄂，事机不密，为王占元所拘留，至今犹未释焉。吴生平好为大言，尝语人曰：中国近十年人才，厥惟项城一人。项城死后，合肥得其半，区区亦得其半。又好赌博，牌九一场，输赢一二十万不以为奇。然胆怯，所以处事屡屡失败，则其为人之如何亦可知矣。

### 安福中之王揖唐

王揖唐，原名赓，合肥人。以乡谊窃附段氏，实前清进士而留学日本士官者。归国后，以道员需次奉天，曾任兵备分处总办。袁氏当国，皖人多掌兵柄，而揖唐独包办政党以拥护项城。复出任吉林巡按使，欲借垦荒名，独攫大利，为孟恩远所屈，不得志而归，还任参政，鼓吹帝制。迨段氏二次组阁，小徐欲结合新政党，自树标帜，揖唐则出其曩昔包办之故智，倾心结纳，以

附段氏，安福系于是成立。王遂为众议院长，从段党意指〔旨〕，主对南方宣战。而东海继任，反派朱启铃营和，揖唐则嗾安福部倒钱内阁以示威，而自任议和总代表，贸然南下。沪上士商同声丑诋，以羞见国贼张示通衢，而揖唐熟视若无睹也。居沪年余，迄未开议，盖南代表羞与为伍也。安福既倒，李苏督<sup>①</sup>以其有勾结匪党、图扰江苏情事，下文通缉，王曾有辩白之词，且呈请政府查办，然不久即以游普渡山为名，鸿飞天外矣。

### 安福中之张敬尧

民国以来，凡有南方战争，其统兵对垒者，曹锟以外，惟张敬尧为最著。敬尧夙事老段，袁氏称帝，滇川起义，张敬尧与曹锟同率师征川。当是时，段氏反对帝制甚力，敬尧则承段旨顿兵泸州，不奉统率办事处之命，袁氏频以爵赏饵之，仍不为动，且电请起段。其后冯、段交恶，范、王倒戈，良佐宵遁，张敬尧又偕曹锟征湘，然克岳州、复长沙皆冯派之活动，敬尧特承其乏耳。湘省既复，段三次组阁，遂以敬尧督湘。就任以后，爪牙密布，枉法贪赃，部下兵士又骚扰民居，横行无忌，因之民怨沸腾，呈请中央撤换之使日接于道，然以有奥援在，竟得不调也。迨吴师撤防，南方乘势直入，而张师以佚乐已久，早失训练，竟不能御，于是长、岳相继失守，而张亦仓皇遁出，作海上之寓公矣。

### 安福中之朱深

朱深，字博渊，日本法学毕业生。归国后，充北京法政学校教员。民国改元，夤缘入司法界，荐升至总检察厅厅长。未几，投入安福部，遂为司法总长。旋复兼内务总长，小心奉承，深得

<sup>①</sup> 即江苏督军李纯。



小徐及安福之欢，尝欲以之组阁，惟老段颇不以为然，谓其资格太浅，事遂中止。又有某君者，为北洋派之老辈，深鄙之，常语人曰，他人余不敢言，朱深何人，亦口口声声北洋北洋，试问彼认识合肥究已几年耶？当在【司】法总长任内，时言改建监狱，增加讼费与状纸费，该两项收入积少成多，数目大有可观，而进行仍未有若何之改建。旋又将京师高等厅与京师分监地基以四十万元之代价，出售与懋业银行，曾由司法部具呈大总统拟定，以该款改建地方看守所与京师分监，并声明从前所增加之讼费与状纸费克日减复原况。乃未几不独该两项增加之费不见减少，反将状纸复行加价，监所亦依然如故，而四十万元之地价则已消耗于无形。后更意图囊括，将分监房屋、器具全数标卖，幸而安系失败，不及攫取，则其贪婪盖可知矣。

### 安福中之胡筠

自安福败，胡筠之名始赫然闻于当世。余因询其事于某友，友曰：胡筠本无赖，斗鸡走狗，无所不为，以负博进钱，遁至上海，衣衫褴褛，形同乞丐矣。某姬见而怜之，录之为园丁。月余，见其颇能书算，因荐之入某洋行中，而胡自是亦一变其往日之习。供事年余，积有余资，遂赴某国留学。归来，媚事小徐，深得其欢，遂为安福之重要分子矣。或曰此实丁士源事，胡本钱业中人，夤缘得充交通银行董事，及筹边银行成立，小徐遂以之为行长。此次事败，不及遁，遂被捕。此二说不知孰是。

### 安福中之曹汝霖

曹汝霖为亲日派之领袖，以善借日本巨债，效忠段氏，久长交通，祺瑞、又铮倚之若右臂，梁财神弗如也。字润田，上海人。留学日本。归国后，受知奕劻、那桐，数为书说，以干当道，而绌于文，则出资遣人润色以成章，而声誉日著，由额外司

员屡迁至左丞，摄侍郎事。中日间岛交涉，当轴苦棘手，汝霖献计突助，以安奉之警权、吉长之路权让诸日本，交换间岛，案以解决。当时以损失殊巨，人言啧啧，而汝霖则朝眷正隆也。辛亥后，复为项城所倚重。民国以来，凡属中日交涉，如“五九之约”、“二十一条”之酷律以及种种丧权失利、饮鸩自杀之外债，无不出自汝霖之手。与小徐交最密，故祺瑞视之若子弟。王揖唐之包办安福，汝霖亦主要人物也。机警善变，而对人貌极和易，能忍辱，唾骂弗较也。学潮盛时，为国人所逐去。今安福败，吴佩孚以汝霖实为安福助恶之人，力主惩办，惟汝霖运动手段极高，吾恐政府终为所惑而不肯下手耳。

#### 安福中之陆宗舆

陆宗舆与曹汝霖同为亲日党领袖，又为新交通系中坚分子。强悍不若汝霖，而警敏过之。字润生，海宁人。清举人。留学日本速成法政，归纳资为郎中，工于结纳，为朝官所赏，任宪政编查馆帮提调，兼充政务处参议。突助重其才，擢授四品京堂。徐世昌督东，调办东三省盐务，乃为制令章程，一时行销甚畅，税额日增，因仍兼京差，常往来奉、京间，人皆以干员目之。锡良至东，呈请辞职，良以其应对明晰且谙外交，虽允其离奉，月支俸银如故。突助内阁成立，授印铸局长。国变后，复为项城所汲引，历任国务院秘书、驻日公使、币制局总裁。段氏对南用兵时，颇于借款有所尽力，故与汝霖等同为段氏所倚重。嗣以欧洲和约失败，受国人指摘，与汝霖、宗祥同去职，然暗中仍异常活动，今闻亦有惩办之说也。

#### 安福中之段家将

段芝贵，字香岩，与祺瑞同乡。少肄业武备学堂。丁酉从袁世凯于小站，又与祺瑞同隶项城麾下，以购女伶杨翠喜纳诸裁

振，遂受弹劾，终清之世，不复露头角。辛亥之役，项城复起，芝贵力说其推翻满清，则密遣祺瑞电逼宣统退位。袁既执政，以心腹倚之。黎元洪晋京，祺瑞出督武昌，不三月即以芝贵代之。旋调奉天将军，为张作霖所逐，郁郁乞退。复辟祸作，曾从祺瑞讨张勋，力附祺瑞得勋位，复任陆军总长。冯、段之争，芝贵颇以调人自任，然殊无效。安福部成立以后，颇有所效力。皖直战争起，为西路总司令，失利而逃，现不知何往。其子侄及老段之子侄行供职于军界者颇多，时人称之为段家将，然皆庸黯无能，深染纨绔之习，不足道也。

### 安福中之姚家兵

姚步瀛，本一老官僚。前清时，在福建候补。入民国，曾为江苏西坝站长。后复为浙江盐运使，到任仅五月而洪宪之难作，遂去职，其后郁郁不得志。分部供职，好交游显宦，故达官与相识者颇多。此次直皖战起，姚自向曾毓隽告奋勇，谓与奉省某军官有旧，能运动奉省军队叛张。其时已派王某赴奉运动，乃复派姚为佐。姚遂偕其党徒朱维藩、陈鼎、周英、刘仲藩、林丙生、赵德、李树明、马金声、陶起鸣、郑甲山、高凤鸣、李波长等十二人，携款二十万如奉。有陈绍唐者，与徐树铮有戚谊，闻其谋，即电告张作霖，张氏遂得从容捕姚等十三人，并设法布置三省防务以防胡匪，复遣军人关为直军助，而安系败矣。现姚等已逮至京师，不日即将审讯，想不免枪决之刑也。其二叔：一姚震为大理院长，一姚国楨为交通次长，皆为安福重要之人物，十罪魁中，皆有其大名也。

### 安福中之军师

读者诸君，亦知此祸国殃民之安福部除徐、王、曾、丁诸大首领而外，其纶巾羽扇、运筹帷幄而为之军师者，果何人乎？则



梁鸿志是也。梁之作此政客生涯亦久矣，惟初不甚显，新国会成立后，梁以安福之关系得为参政院秘书长，而兼报馆经理及各部局差十余处，月入有八九千金之巨，一时人啧啧称羨，目为第一红人。而此二三年以来，安福种种之阴谋诡计，人皆知出自小徐之意，初不知乃出自梁大军师锦囊妙计之中也。兵事起后，充定国军秘书长。事败，知三十六着走为上着，于是乎军师宵遁矣。闻所余军饷，悉为携去，惟行时匆匆，其爱妾竟未及偕行也。至其他哼哈二将、四大金刚，若克先生、光先生诸人，不过时发一言，时参一议，仅博得小军师之头衔已耳。

#### 安福中之小卒

安福部成立后，气象威赫一时无两，总统为之攒眉，督军为之蹙额，以其势不可撻也。凡投身其中者，上也者，可立时致身青云之上，而执政界之重权；中也者，亦可得一官而半职，为夸耀乡里之计；下也者，亦不失一生之温饱。于是趋炎之辈，慕势之徒，筹安之残卒，复辟之遗孽，各省之游民，各系之走狗，趋之如蝇之附膻，群夸炫于人曰：我安福也！我安福也！而各省支部亦以次成立，惟名称在各省各各不同，不皆以安福标名耳。而其把持权利，贻害闾阎，人皆为之侧目，官府亦不敢加问也。如是者，盖已三年于兹矣。及此次事败，各处机关纷纷无形消灭，向之自称安福者，或登报而申明，或潜身而不出，回视向日气盛之状，不禁为之哑然失笑。于以知人情有时而变，天理无时而穷，彼诱张为奸、祸国殃民之恶党，决不令长存于世也。